

【苏】鲍·尼·波列伏依



天涯芳草
Tianya Fangcao





天涯芳草

原书名《安奴黛》

〔苏联〕鲍·尼·波列伏依 著

春 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Б.Н.Полевой

АНЮТА

据苏联《小说报》1977年11期译出

天 涯 芳 草

(原书名《安妞黛》)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625 插页2 字数136,5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500册

书号: 10100·409 定价: 0.50 元

译 者 的 话

苏联当代作家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伏依(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левой),一九〇八年生于莫斯科,工业技术学校毕业,曾当过多年记者。一九六二年起任苏联《青春》杂志主编,一九六七年开始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一九三九年波列伏依发表了中篇小说《沸腾的车间》,后来又陆续发表了《真正的人》、《黄金》、《大后方》、《在荒凉的河岸上……》、《薇拉医生》等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集《我们是苏维埃人》等多部作品。波列伏依曾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两次获得列宁勋章,一九五九年还获得国际和平奖金。

本书原名《安妞黛》(Анюта),《天涯芳草》是译者所改。小说叙述苏联卫国战争后期,苏军军官麦切特内同女卫生员安妞黛的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两位主人公纯洁、忠贞的爱情,并通过麦切特内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安妞黛的曲折经历,反映了苏联卫国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社会生活。

这篇作品在苏联发表时,作者在篇名之下写了一行献词:“谨以此书献给战友尼古拉·茹科夫——一个好人,一位优秀的画家”。茹科夫是为波列伏依著名小说《真正的人》画插图

的苏联画家,曾获一九五一年斯大林奖金。

本书根据苏联《小说报》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译出。译文曾由上海外语学院许贤渚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戈宝权同志也对译文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特此一并致谢。

一九八〇年十月

内 容 提 要

苏联卫国战争后期，苏军军官麦切特内在一次渡河战斗中受了重伤，眼睛有失明的危险，在住院期间，得到了女卫生员安妞黛的精心护理和热情鼓励，两人产生了爱情。正当麦切特内恢复视力之时，却由于一场误会，使安妞黛悄然离去。后来麦切特内四处寻找安妞黛，走遍天涯海角，一直找到了北极，可是，安妞黛又在麦切特内到来之前离开了。小说称颂了麦切特内与安妞黛纯洁、忠贞的爱情，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助于了解苏联卫国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社会生活。

—

差不多再过一个小时，就要到飞机场去了。旅行包已经收拾好，就是那装刮脸刀和洗漱用具的化装盒不知放哪儿去了，弗拉基米尔·奥努弗里耶维奇·麦切特内怎么也找不着这东西。在他那小小的住宅里，每样物品都有固定的位置，一次放定，永远就摆在那里了。他清楚地记得，最近从新西伯利亚出差回来，他已经把化装盒放回原处，就在衣柜的第二格，他放袜子、手帕和一些零用东西的地方。如今袜子和手帕还整整齐齐地叠着，就是化装盒不见了。

而且，柜子里摆着的和挂着的其他东西，都换成了另一个样子。也许看起来更加整齐、方便，但他却感到不习惯。真是见鬼，谢拉菲玛为什么要翻他的东西呢？她就不能改掉那种婆婆妈妈的老习惯：总是刷呀，洗呀，晒呀，什么东西都按照她的心意重新摆一遍。

当然，没有化装盒也行。用报纸把剪刀、刮脸刀这些东西包起来也可以对付。何况化装盒毕竟是可以再买一个的，在莫斯科机场的小卖部里就可以买到，反正要从那里转乘去南方的飞机。然而，失掉这东西还是使他烦恼甚至生气，唉，她能把它塞到哪里去呢？

谢拉菲玛利用手上有一把麦切特内给她的钥匙，趁他不在家时就来整理房间。这简直太糟糕了。他不止一次地想改变她的这种作风，曾经劝过她，请求过她，有一次还声色俱厉地说要收回钥匙，可是，你瞧吧，又是老样子。当他到研究院分院

出差那短短的几天里，她又来了，收拾房子，清理衣柜，就把化装盒不知塞到哪里去了。而现在正好麦切特内又准备远行，正好他又需要这件东西。

“而主要的，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麦切特内感到很懊恼，重新在每个角落里寻找。“谁叫她把这种适合女人口味的布置带到他这个单身男人的住宅里来？谁稀罕它？嘿，当然，这样做不是没有用意的，为了加深他们的关系，做一个对他有益的、不可缺少的人。不过，他反正是不会娶谢拉菲玛的，虽然实验室里人们早已把他俩看成是一对，而且，有一次厂长竟在会上朝着麦切特内说：‘喂，这项工作就请交给您的妻子吧。’弄得他又羞又恼。是妻子吗？得啦，近年来，单身生活过得很好，已经习惯了。现在结婚吗？就是用这种所谓家庭关系把自己的手脚给捆起来，这是为什么？谢拉菲玛这个女人自然是不错的，长得不难看，聪明，工作干得也不坏……但要同住在一套房子里，适应她的习惯，改变自己已经形成的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吗？不，这个他坚决不干：一个人，穷不了，要穷也只穷一个人。谢拉菲玛要是愿意的话，就让她继续和他保持先前的关系，象实验室有人不怀好意说的那样，做他的‘走读的夫人’，但不是妻子。因此应该制止，坚决制止她干预他的私生活的这些企图……”

但是化装盒究竟放到哪里去了呢？预定的出租汽车眼看就要来了。麦切特内看了看表。谢拉菲玛大概还在实验室里。他拿起电话耳机，很快拨了号码，要基谢列娃工程师接电话。

“是我。是的。您收拾我的房间时，记不记得把化装盒塞到哪儿去了？我再过几分钟就要到飞机场去了。”

“您自然会来接我一起去的，”一个低沉的声音回答道。
“您干吗这样生气呢？”

“您把化装盒放到哪儿去了？”

“您是为这个生气呀。那么一个破烂，您那个化装盒已经都裂开了。”

“您把它放哪儿去了？”

“我给扔了。扔进垃圾堆了。我要送您一个新的，时髦的，非常合用的，可放七件东西。”

“扔了……扔了这样一件有用的东西！”麦切特内差一点吼了起来，但他马上忍住了，在放下耳机之前，他生硬地说：“您是知道的，我不喜欢别人私自动我的东西。”

“您什么时候走？我想来送您。”

“您是知道的，我不喜欢有人送我。”

现在麦切特内真的生气了。首先是生自己的气，因为提高了嗓门，差不多是吼叫了。不过，怎么能够扔掉别人的东西呢！不错，东西是旧了，不错，是破了，不错，四边都裂开了，所以用粗线在四周缝过好几次。但是，这件东西已经用了多少年，而且还能用多少年呵！这个破旧的化装盒是他在战争年代失去一切以后所得到的第一样东西。是物品，也是朋友。结果却让她拿去给扔了……不行，这种事应该结束了。要不然，谢拉菲玛当真会由一个熟悉的朋友变成妻子，并产生由此而来的一切后果。

麦切特内把刮脸用具仔细地用一个小塑料袋装了起来，系好旅行包，看了看表。出租汽车来了没有？他走到阳台上。大门台阶前没有车子。不过时间还早。他站在十二层楼上极目四

望，不由得欣赏起眼前的景色，贪婪地吸着早春寒冷潮湿的空气。

新房子（人们都叫它小圆柱）耸立在这座年轻城市的边缘。从未砍伐过的茂密的森林象一堵墙似地包围着城市的南面。北面，在城市的街道和广场的后面，有一座工厂沐浴着夕阳的余晖，城里已是灯火通明了。一片亮光似乎使得深红的晚霞黯然失色，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沉浸在春天的朦胧的淡紫色中，虽然太阳已经隐设在森林梢顶的背后，却仍然描画出了这边云杉的尖梢和那边许多工厂的烟囱。

空气湿润，寒冷，清新，但是，春天里森林针叶的芬芳明显地掺杂着工厂薄暮中吐出的气息。在这地方，五月总是姗姗来迟。白天是暖和的，一到夜晚，水洼上就结起冰，而在森林的树荫下残雪还没有融尽。

工厂的生活象通常一样，昼夜不息。夜色越来越浓，工厂的灯光却越来越亮，使昏暗的夜空里出现的星星也都失去了光彩。麦切特内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后天，工厂还是照常日夜开工，他的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早上照旧换上白罩衫，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生活以通常那种紧张的节奏继续着，而他麦切特内，却已经远离自己的新城市，远离日常操心的事务，来到他陌生的加格拉^①，躺在同样陌生的温暖的大海的海滩上了。

实验室里没有结束、没有完成而要求他日夜思考的工作，真是不计其数！想到这里，他感到不安和愁闷。口袋里的休养

① 苏联濒临黑海的城市，为著名疗养区。——译者

证也突然失去了诱惑力。天晓得，也许真该不要这张飞机票，交还休养证，把没有了结的事情做完，然后再心安理得地到这个加格拉去，那时恰好能赶上南方瓜果成熟的秋季，老话叫做天鹅绒般的季节……

房里的收音机低声地唠叨着，它在播送最新的消息。麦切特内在想着心事，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几句：“……第一期工程已经投入生产……完成计划百分之几……以春播中的突击劳动保证了丰收……”忽然，在这种毫不惹人注意的老一套的滔滔不绝的新闻中，意外地提到的一个姓——李霍巴巴，却引起了麦切特内的注意。他忽地一愣，凝神屏息，禁不住紧紧抓住阳台的栏杆。广播员继续在播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授予李霍巴巴·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以“荣誉勋章”……由于什么原因，麦切特内没有听清。广播员已经在播送体育新闻了。

李霍巴巴，李霍巴巴……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李霍巴巴……安娜……安姐黛。难道是她吗？我的天哪……不，不，当然不是她。全国二亿五千万公民，不知有多少人同名同姓。可这是李霍巴巴，不是伊凡诺娃，不是彼得罗娃，也不是西多罗娃。苏联的芸芸众生之中，有这个姓的不见得会很多，何况也叫安娜，还有阿列克谢耶夫娜。难道真是她吗？不，这不可能。唉，多少年过去了啊！

麦切特内十分激动地站在那里，没有听到已经停在大门台阶旁边的出租汽车司机正在掀喇叭。他走近电话机，匆匆忙忙地拨着市报编辑的号码。

“您好！我是麦切特内工程师……对，对，正是工厂实验室

主任……不不，我不是谈文章的事，让它去吧，不谈我那篇文章。随便您什么时候登吧。我有一件事要请问您。刚才我听了最新消息，广播说，授予李霍巴巴‘荣誉勋章’。你们有没有直接得到详细的消息？”

“等一等，弗拉基米尔·奥努弗里耶维奇，我马上去看电传打字机打的消息。您说什么，李霍巴巴？是男人还是女人？”

“呵，这有什么关系。好，是个女孩子，女孩子。却得了‘荣誉勋章’……”

听到话筒里窸窣的翻纸声。从街上传来出租汽车司机的急促的、连续的喇叭声。但是麦切特内仍然没有听见，两只脚轮换着站着。终于响起了编辑的声音：

“没有，下午送的新闻里没有您的李霍巴巴。也许夜间会有。到时候我给您挂电话……还有，您的文章……”

“别提这篇文章了。”麦切特内粗暴地打断他的话。“不必打电话了，我马上要出去一个月，文章随便您处理吧：修改，压缩，不用，都是您的事啦。”

“可是她，李霍巴巴，她是谁？究竟是怎么回事？”编辑的兴趣上来了。

但麦切特内已经放下了听筒，这才一下子听到了出租汽车司机揪的急不可耐的喇叭声和开门的钥匙声。门口站着谢拉菲玛，皮大衣下面露出实验室穿的罩衫的下摆。头上披着绒毛的头巾。她大口地喘着气，那高高的额角上渗着小颗的汗珠。

“哟，谢天谢地。我心想会遇不上您啦。”她手上拿着一个闪闪发亮的黑皮化装盒。“为什么化装盒的事使您这么难过？

说呀，为什么？后天是您的生日。我给您买了一件礼物，新的、时髦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产品。既然您要走了，那就提前收下吧。”

“呵，谢谢，谢谢，”麦切特内回答着，漫不经心地接过这件的确很漂亮的东西，提了旅行包向门口走去。“对不起，您也听见的吧，出租汽车司机老在揪喇叭，我该走了。再见。”

“我和您一起去机场。”

“穿着实验室罩衫去？您知道我最受不了有人送我。”

谢拉菲玛的脸一向是安详的，平淡的，但这时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一对分得很开的、扁桃似的灰色眼睛，使这个女人很象一尊埃及女神。现在这对眼睛在请求、甚至在祈祷似地直望着，这与她的脸极不相称。她擦掉汗，但不是用拿在手里的手帕，而是用手背。

“不，我还是要去送您。”

“就这样去吗？”

“嗯，反正一样，谁管得着……”

麦切特内只好耸耸肩膀。

他一路上沉默着；想引他说话，他也只简短地回答“是”和“不”。他坐着，看着窗外的森林，宽阔的、路面划着白线的公路象一把军刀似地把森林劈成两半。春天还没有真正来到。残雪在远近的树下闪着白光，可是森林中已经充满了春天的芳香，和风一阵阵地把它送进了车子里。

远处已经闪烁着机场的灯光，这时谢拉菲玛再也不能忍受他那固执的沉默了。

“您难道真的这样小气，扔掉一个旧的包，一个拿在手里

也感到讨厌的包，就会使您生这样大的气……这可是一件新鲜事。我过去不知道，过去不知道。”

“那么您就知道一下吧。”

“值得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吵一架吗？”

“吵架？”麦切特内这才真的吃了一惊，他向着拥挤在出口处喧闹着的人群走去。但是，当他发觉谢拉菲玛那对扁桃似的眼睛上长长的睫毛中晶莹欲滴的泪珠，他在向出口走去时说：“哎哟，好了，好了，别提化装盒了。谢谢您的礼物。我倒忘了我这个生日了。”他匆匆地在她那高高的、冰凉的额角上吻了一下。

“再见。”

二

不，他既不是在想他和谢拉菲玛之间突然复杂化了的关系，也不是在想他那个倒霉的化装盒的事。麦切特内在前往飞机场的一路上，以及现在，坐在大型客机上越过一望无际的森林上空时，脑子里始终萦回着姓氏特别奇怪的那个谜一样的女人。李霍巴巴，李霍巴巴……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李霍巴巴……真的是她吗？过了这么多年，她真的又出现了？只有多本头的电视影片里才会有这种事。难道生活中也会有这种事吗？也许，是听错了吧！是把姓给搞错了？

要是没有听错的话，那么她在哪儿？在做什么？住在哪儿？而且究竟又为什么会得到勋章？

怎样才能打听到这些事呢？……

飞机上升以后，顺着航向飞去，简直就象是悬在空中似的。就象一般远途旅行时一样：登机时忙乱烦躁的旅客，在找到各自的位置坐定以后，就安静下来，互相询问姓名，开始各做各的事。有人已经在向邻座介绍自己的生活，有人摊开了书，有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副旅行象棋，找到对手，就埋头在棋盘上……三个粗壮结实的小伙子，脸孔被冬日的阳光晒得黝黑，他们找服务员要了纸杯，喝起酒来。几个中年妇女，身体壮实，肩上披着方格披巾，嗑着松子，把硬壳小心地放在手心里。一个大胡子，倒头便睡，鼾声如雷，压倒了发动机柔和的丝丝声。

坐在麦切特内身旁的是一位年轻的神甫，面色绯红，全身散发出一阵一阵强烈的白兰地酒味。他一坐下来就想和麦切特内攀谈，但他的孤僻的邻座没有答理。于是这位渴望交际的神甫用手摸一摸水波似的长发，仿佛自言自语地突然发起议论来，说是按照今天某些人的看法，耶稣基督是从别的更加古老和智慧的世界来的，在那里技术已经发展到难以设想的极限，道德也已上升到高不可攀的顶峰；他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在那里人们早已不知纠纷和战争为何物，如兄似弟，相亲相爱，充满高度人道主义的理想……

“胡说八道，”麦切特内终于回答了一句，他对邻座这种故弄玄虚已经忍无可忍了。

“您且别说，别说，”神甫满心欢喜，立即眉飞色舞起来。“圣经是一部皇皇巨著，它吸收了人类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这一点连恩格斯都没有否认。这不是事实吗？圣经里有的地方就直认不讳地记载着，在那遥远的圣经时代，有客从天外飞

来。对，对。在先知以西结^①的书就直接指出了另一个行星的人乘坐宇宙飞船飞来的事实。您读过圣经没有？可惜，可惜。我诚恳地建议您读一读，老兄。以西结直截了当地讲到了这些天外飞来的人是在烟火中出现的。甚至还讲到了他们穿的透明的飞行服在闪闪发光，他比之为水晶。这位以西结还描写了他们在地面上来往的设备：有轮子，有火，有烟柱。那里面还提到，一个天外飞来的人在飞离时，留给他一部手稿，写满了学问。大概是些化学或者数学公式吧。但是，您看，以西结居然把这部手稿……吃掉了。对，对，是这样写的，吃掉了，那是为了接受神的恩赐。真把他没有办法。也许这个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正好吃掉了天外从神的极乐世界伸向我们地球来的那根线。圣经上这些全都写着。您现在还有什么说的？”

在超现代派神甫的话盒子中，这部圣经史显然是一张王牌，使他能够引起最沉默寡言的人谈话的兴致。但是麦切特内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对这位从圣经中引经据典的人说得津津有味的情节根本没有听见。

“胡说八道。”他重复了一句，一挥手，好象赶走了一只蚊子。

但是，神甫并不罢休。他站起来，拉一拉身上穿的华达呢长袍，从架子上取下蓝色的航空包，掏出了一条餐巾，铺在小桌上，又摆出鲜美的玫瑰色的咸鱼脊肉，小巧的杯子里盛着两种鱼子，还有煎得黄橙橙的油晃晃的奶渣饼。

“让我们来享用一下主赐给的东西吧。”他的肥厚发亮的

① 以西结：古希伯来的先知，《旧约》中有《以西结书》一章。——译者

嘴唇上挂着和善的微笑，发出邀请。“请用点我们富饶的乌拉尔土地上的供品。请原谅，只有鱼，因为今天是斋戒日。”

“谢谢，我不饿，”麦切特内答道，虽然那“主赐给的”素食的香味引得他可谓“口水直流”。

这位邻座带的东西真不少，一下子手上又出现了一只扁平的瓶子，他打开可当酒杯的瓶盖，满满倒了一杯。

“那么您至少尝一下这个吧——是名牌货。十年的陈酒。这东西，象我们祖先说的，连尼姑也能喝。”

“我不喝酒。”

“那好，随您的便，”神甫嘘了一口气，“不敢勉强。”于是把杯子往嘴里倒去，用餐巾擦擦嘴唇，得意地摸一摸翘起来的小胡子。

麦切特内讨厌地瞟了一眼专心“用斋”的旅伴，不高兴地想道：“上帝赐给神甫的东西是够慷慨的了。”接着装出睡着了的样子。

想聊天是不可能的了，这位旅伴就从长袍的口袋里掏出一本杂志，扭开座位上的小灯，来做填词游戏。

但麦切特内没有睡。没有。他闭上眼睛是想摆脱这位令人讨厌的神甫。他在思索，在回忆，在进行分析。李霍巴巴……李霍巴巴……安姐黛。不，大概就是她。另外什么人有这样的姓名，还有这样一个父名，这简直是难以令人相信的。果真是她又怎么样呢？开始，麦切特内并没有去想，要是查明广播里讲的那个人正是他从前认识的那个安姐黛，他将怎么办。后来，他才认真地考虑起来了。嗯，要真是她，他该怎么办呢？采取什么措施呢？很可惜，没有能够听清楚命令的全文……不忙，不